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處死前的補救方案

前文解釋了「港式通識」不可能成功的種種原因，包括：教師教不來、學生學不會、考核難公平、容易教壞人！

可是要取消這個有害科目，倒不是一時三刻便能成功，因為還要擺平現時各方的「既得利益者」！我們回顧過去香港教育制度每次遇上課程大改革，總會有一些人陞官發財！還有些教師得到偽冒學術權威的機會，甚至造成學術霸權。還有許多官員和主催新事物的社會領袖怕丟了面子！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升中學能測驗是一例，八十年代的「粵語正音」又是一例，十多年前廢除中國語文科考核範文又是一例，每次都嚴重挫傷了香港的教育質素之後才得以撥亂反正。學能測驗入面的文字推理擾亂了小學生的語文學習；歪音當作正音影響了大約三十屆大學生的廣府話溝通能力，近年還成為散播「港獨」思潮的一件兇器；不考古文則間接影響了年輕人的品德和國族認同！「港式通識」顯然已成為反對派拿香港娃娃洗腦的法寶。

在暫時不能廢科的限制之下，筆者認為只能先行加強監察考評局！然後才是嚴格審核「港式通識」教材。

現在重提舊意見如下。每年「港式通識」考完之後，應要責成考評局立刻公佈「評分指引」。這樣公眾才可以即時審視考題本身，以及評分指引有沒有出現嚴重錯誤，包括資料之錯訛、考官的邏輯謬誤，以及顛倒黑白的判斷準則等等。

有了類似的安排，則考評局延聘的「通識權威」縱然可以不公開姓名、身份、職稱，亦要接受學術界奉行的「行家審議」（Peer Review），以確認考題和評分指引在學術上都起碼能夠站得住腳。如有需要，考評局應該立即參考各方專家的意見，大刀闊斧地修改評分指引。筆者要求的是，杜絕如「樣本試題」為壓力團體「環保觸覺」塗脂抹粉的醜聞再現。

說到具體執行，考評局必須因應試題涉及的知識範疇，邀請不同領域入面有公信力的專家提供可靠而無爭議的專業意見。例如環保議題，不可以由一兩個政客說了算；公共衛生議題，也不能由一兩個社會工作者假扮權威胡說八道。

前文介紹過二零一二年「超齡考生潘國森」模擬作答考卷時，就曾因為對某些考題涉及的資訊和學問比考官還要強，便在分析論述中批評了「半桶水」的考官而給大幅扣分！

長遠計，「港式通識」這個怪胎科目理應廢除，因為現時由教育當局和考評局決策人能夠召集的，都是一班「通識通識、通通唔識」的匿名「專家」。結果就如魯迅名句所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黑箱作業、笑罵由人。

著名港產數學大師丘成桐教授曾經慨嘆，近年香港許多理科生沒有全修物理、化學和生物三大科，對日後升學再進修必會造成很大的障礙。「港式通識」之存在，就是「生人霸死地」，佔用了學生的學時，卻強迫學生去逢迎個別志大才疏考官的私意。通識殺科之後的安排，復古就可以。我們可以要求文、社、商科生都要修一門理科，生物或人體科學是首選。理科生則要修一門文科，歷史地理經濟等等即可。

「港式通識」教壞人，應從速殺科。救救下一代！

《通識教育教壞人！》之七・完

思旋天地 思旋

籌備青年音樂會賀國慶

新中國成立於1949年10月1日，每年每逢七月後，全國各地包括香港各界人士都熱烈籌備慶祝國慶大典。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籌備委員會在7月16日成立，各界逾700人組成的籌委會，冠蓋雲集，由董建華任執行主席，林鄭月娥、王志民等任名譽主席。主席團中，包括梁振英、曾憲梓、范徐麗泰、譚耀宗等。本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及中聯辦眾副主任等成為主席團顧問。逾百名香港知名人士為主席團成員及各組首長。籌委會是本港愛國愛港、人才鼎盛的國慶籌委會，眾人出錢出力，影響力最大。

成立大會有數百人出席，氣氛相當熱烈，執行主席董建華主持大會，本答允出席的中聯辦王志民主任因臨時有事，改為副主任黃蘭發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黃蘭發在港工作十數年之久，他於十年前升為中聯辦副主任，負責分管保安事務。平易近人的黃蘭發長期在香港工作，廣交朋友，相當熟悉香港社會及人脈。當日他在成立大會中發表講話，分享全國及香港有關事務。他憶述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時，為香港發展注入強大正能量。習主席妙語連珠，言辭懇切，分析了香港與國家的影響和新氣象，勉勵港人繼續打拚。

其實，香港人最關心的是祖國如何貫徹落實「一國兩制」。黃蘭發副主任分析箇中關鍵，自從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國踏入新時代，是個好開始。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一起，追隨習近平思想，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指引。黃蘭發副主任指出香港正面臨三個重要歷史交匯期，港人要抓緊關鍵交匯期，從中尋找發展新機遇。黃副主任語重心長的講話，與會者聽得津津有味，深有啟發。在座各位愛國愛港同胞滿懷信心，「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與祖國同胞一同攜手，為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歡呼謳歌。

籌委會秘書長蔡冠深擔任籌委會核心人物已多年了，出錢出力的他在會上宣佈今年的國慶慶祝活動，包括10月1日晚在紅館舉行文藝晚會，以及10月2日舉行青年音樂會。蔡冠深秘書長指出，籌委會成員非常關注重視青年人，灌輸青年人愛國主義思想。青年人喜愛流行音樂，蔡冠深精心設計青年音樂會節目相當精彩，值得點讚。

在成立大會上與曾憲梓夫人毗鄰而坐，我親切地問候，曾憲梓鄉賢一切可好嗎！曾夫人答道：「曾先生現在故鄉梅縣安享晚年，他喜歡鄉村空氣清新！」我忙請他倆伉儷多多保重。

大地遊走 魏益君

蟬鳴生處是鄉愁

老家村子依山傍水，村後河岸上是一片茂密的柳樹林，每到夏天，水草茂盛，蛙聲如鼓。最動聽的當屬滿林子的蟬鳴了，你不讓我，我不讓你，彼此迎合着，叫得整個柳林熱鬧而溫馨。

爺爺每年夏天都在柳林旁的那塊沙土地上種瓜，瓜棚就搭建在一棵碩大的柳樹下。我喜歡跟爺爺守在瓜棚。

清晨，柳樹林被談談的晨霧籠罩，霧，絲絲縷縷，如輕紗般飄逸。我輕手輕腳地徜徉在柳林，撿拾樹上新增的蟬蛻，爺爺說蟬蛻可入藥，能換錢哩。走着走着，有時就能欣賞到一隻蟬的蛻變。新蟬頑強地出殼，將一副堅硬的盔甲掛在樹上，然後，將淡綠色且皺巴巴的翅膀慢慢張開。漸漸地，顏色由綠變暗，最後抖動一下翅翼，開始第一次飛翔，劃出優美的弧線。如果是一隻雄蟬，還會伴有一串嘹亮的高歌。

爺爺歇晌時，就在瓜棚邊的石凳上悠閒地喝茶，一把旱煙袋，被爺爺吸得「絲絲」作響。我坐在石凳上寫作業，聽着滿樹的蟬鳴和「絲絲」的旱煙袋，心卻清靜如水，專心功課。天熱時，我還會約幾個要好的夥伴下河洗澡，爺爺就摘一個大西瓜給我們。玩夠了，就在岸邊的柳樹下吃瓜。瓜被河水拔涼，吃一口涼絲絲的，聽着樹上的蟬兒一個勁叫「熱、熱、熱」，我們就吃得爽心爽口。

夜晚的柳林靜靜的，爺爺的旱煙袋在暗夜裡忽明忽暗。我偎在爺爺的膝下，出神地聽爺爺講古。天很熱，不知哪隻蟬受不了悶熱，鳴叫起來，於是，一隻叫了，兩隻叫了，三隻叫了……不一會，整個柳林蟬聲如雨，由近及遠，此起彼伏。蟬聲驚動了河裡的青蛙，也不甘示弱地鳴唱起來，把整個柳林熱鬧得充滿夢幻，充滿詩意。後來，我參加工作來到城裡居住，很難再聞到像家鄉那片柳林的蟬鳴了。但每年夏天，我總往鄉下小住幾日，去重溫兒時的美妙，去重拾兒時的快樂，去尋覓心中那份溫馨的鄉愁。

百家廊 袁星

篆書之王（上）

謂其「篆書之王」，並不是官方授予的頭銜，而是我第一次拜訪本地書法家劉國安先生時發自內心的感嘆！看到他創作的篆書作品，突然想到武俠小說中的一個人和經常聽到的一句話，人是《天龍八部》裡的「掃地僧」，話是「高手在民間」。

凡是看過《天龍八部》的人，都曉得掃地僧的厲害！一個默默無聞從不顯山露水的掃地僧，在少林寺危難之際出手，令眾多一等一的高手一時間不知所措。享譽武林的「北喬峰南慕容」、牛氣沖天的鳩摩智，以及喬峰之父等武林高手，在掃地僧面前簡直不值一提。

戴着書畫名家頭銜的人，雖不至於氾濫，但並不稀罕。特別是拿着各類證書炫耀的，多得讓人懷疑證書本身的含金量。我絕無抨擊各類證書之意，而是對持證人的證件獲取方式或渠道存疑。看着參差不齊的書畫作品，即便是金質證書、國字號證書，也毫無分量。

劉國安先生居於平邑小城，深居簡出，少與人往來，諸如打牌下棋等娛樂場合，根本難覓其蹤。正因此，如此篆書高人在此久居，我竟未曾識得，直到一次偶然。驅車去平邑縣城時，聽作協的韓蘇蔚主席介紹，得知劉國安先生篆書十分了得。起初我並未深信。小小一個縣城，誰不知道誰？我不涉獵書畫領域，也不從事相關工作，對本地的書畫名家卻也是知曉的。劉國安，沒聽說過。或許，聽說過，沒在意。

書畫家劉國安先生的居所，在一條並不繁華的路旁，進到小區裡，找到一處不起眼的小樓。在路的拐角處，往前是一塊用石頭和樹枝圍成的菜園。菜園裡的泥土地，有的地方似乎被剛剛耕翻過，鬆軟的可以赤着腳去踩。更多的地方，被一場大雨淋濕了，還未乾透。一畦大葱倔強地站着，舉着「爆炸頭」髮型的花朵們，對抗着風雨和烈日。芸豆以柔韌的身軀作手腳，用纏繞的技巧，順着搭起的木架，一股勁兒又一股勁兒往高處攀爬。那些葉尖早已枯黃的大蒜，緊挨着西側的冬青苗，既不與冬青比綠，也不與芸豆比柔，更不像葱那樣挺直了腰桿去對抗風雨，只是以一副遵循自然的姿態，演繹着屬於它的一生。菜園的北半部分，西邊是已經採摘過的金銀花墩和兩塊四四方方縱行的油菜地，中間有兩行橫排栽植的韮菜生長正旺，東邊則是幾棵花椒樹。

目光一轉，與菜地一路之隔的西側，一處貼了對聯的大門凸顯出來。大紅紙上的篆體字頗具力度，線條之均勻，走筆之流暢，整體之靜美，只在印刷品中見過類似的。其效果和藝術性，卻是印刷品無法比擬的。進了門，過道的牆上，掛滿了字畫。一幅幅裝裱好的篆書作品，給我的全是震撼。百喜圖、百壽圖、百龜圖，我一時竟無話可說。那種發自心底的對書法作品的敬畏，就像無形的大鐘，一下子將我罩住，暫停了我的思維，令我連感嘆都不忍出聲。

毛筆字，我寫過，也見過許多。不算自稱名家的那些人的作品，在臨沂這樣一座有着王羲之、顏真卿等書法大家的地方，名人書法作品並不鮮見。書法廣場上，名家字跡被嵌入各類物件上，隨處可見，十分養眼。在這樣一個不缺書法名品的地方，在這個不以毛筆為常用工具的時代，也常見標榜為名家的作品，只是不敢苟同。劉國安先生的篆書作品，與眾不同。從我看到他院門上的對聯開始，至其院中，而後入室，短短十幾米距離，我的心地震了十幾次。那種欣喜和震撼，若非真被作品感染，裝是裝不出來的。院門上的書法作品已經足夠好了，過道裡的百喜圖、百壽圖、百龜圖等，令我只有驚嘆的份！

韓主席讓劉先生再拿其他作品，劉先生也不吝嗇，直接帶我們到「藏寶室」。因為大大超乎預期，我的驚嘆跟不上作品露面的節奏。千馬圖、千龍圖、千喜圖等又一一被展示。而後是萬壽圖、萬龍圖、萬福圖、萬馬圖、金剛經長卷。那些栩栩如生的篆體字，看得我目瞪口呆、目不暇接。

據劉先生介紹，萬壽圖集共收集10,192個篆書異體字，歷時204天完成。四尺對開宣紙用了110張，成冊頁長卷達149.6米。除了萬壽圖，萬福圖、萬馬圖、萬龍圖等也都是一萬餘篆書異體字構成。這些字，來自各種途徑的收錄，也有一小部分是其根據篆書書寫規則原創。劉先生小心翼翼展開卷軸，清秀的字跡，一列列露出真容。漢字之美，書法之美，在墨跡和宣紙中，演繹得淋漓盡致！

在劉先生家的客廳，我們坐下閒聊，談到其創作歷程。劉先生1949年出生於平邑縣仲村鎮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1969年當兵。在部隊，劉先生偶然從當時的一份書法報刊上看到一幅百壽圖，十分喜愛，便用心描摹。起初寫得不好，經過勤奮練習，慢慢有了點形似神似。在此後不久的一次系統內部的書法展示中，其「美術字」深得領導好評，這就更加激起了他對書法的熱情。劉先生1986年初轉業到縣醫藥公司上班。轉業後，他更加癡迷於書法創作，先後在中國書法函授大學、清華美院、中書協培訓中心學習過。

我對劉先生的學習經歷不太感興趣，於是談起他的創作。劉先生說，近幾年，他每天寫毛筆字的時間在10小時以上。涉及到書法之外的其他活動，他一概不參與。即使有紅白喜事，他也是只送禮金不去人。我問他喜不喜歡看電視，劉先生說喜歡，但更熱愛書法。遇上喜歡的電視節目，他一邊寫書法一邊聽，電視機於他而言，其實就是一台放音設備。

在農村，說一個人懶惰，常用「水壺開了都不提」形容。這話，竟然在劉先生身上真實發生過。劉先生說，就像作品中的一幅百福圖，一寫起來就得幾個小時甚至一天，書寫期間最好不要中途停歇，否則很易出錯。若中途打斷，回來再動筆，手就有些僵，不夠順溜，即便不出錯，新寫的字與之前的字，常常形神有別，一眼就能看出不連貫！一次，劉先生正在搞書法創作，一幅作品未完成，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書法上。這時，家中的水壺開了，他知道但顧不上提。時間在一個字又一個字間流逝，結果一壺水都燒沒了，他愣是沒提！

居家過日子，哪家沒些應酬和交際？雖說女人能頂半邊天，如果單靠女人，想支撐起一個家，難免會過於吃力。劉先生如此癡迷書法，幾乎犧牲了一切休閒、娛樂時間，連必要的應酬都推給家裡人，甚至像提個壺倒個水這麼簡單的事都不做，天長日久，兩口子吵架也就不可避免。劉先生說，天天搞書法創作，最初掙不到錢，還老是花錢，掙的錢都買了筆墨紙硯，他妻子根本不支持。後來，請他寫的作品多了，作品有了市場，妻子對他的創作才漸漸轉為支持。

翠袖乾坤 余似心

麥巴比摘月的一課

剛結束的世界盃風靡全球，引人注目的當然是冠軍隊法國，而讓世人眼前發亮的，則非年僅十九歲的法國隊成員麥巴比（圖）莫屬。對阿根廷一場四分鐘內獨力踢進兩球；冠軍爭奪戰中又入一球，成為球王比利在一九五八年之後世界盃決賽廿歲以下進球的球員。年僅十九歲已經獲得了眾人眼中的最高成就與榮譽，他從年幼便開始付出努力，而其毅力會是多大！

麥巴比父親是移民至法國的喀麥隆人，母親是法籍阿爾及利亞人。讀屈穎妍的文章得悉年紀輕輕時，麥巴比已許下宏願，要有一天踏足世界盃草地場，並說：「我情願把目標放到月亮般遠，因為一旦失敗，我至少也可以去到雲的高度。」

他曾說：「在世界盃奪得冠軍是無法想像的事。這是我一生的夢想，是我付出的一切。我無法用言語形容。雖然我是一個愛做夢的人，即使在我最大的夢裡，我都不敢想像世界盃奪冠。當你腳踏實地、拚盡全力為球隊付出時，你會得到回報。我要盡我所能幫助團隊，那對我來說就是一切。」

對許多人來說這孩子是癡人說夢話，但他堅持不懈的奮鬥令自己夢想成真，把自己的實力和追夢的爆炸力呈現給世人，捧着世界盃就是擁着他摘下的月亮！據聞麥巴比決定把在世界盃期間獲得的獎金，全數捐予法國殘障兒童體育組織Premiers de Cordee。美國Sports Illustrated雜誌報道，麥巴比代表國家隊踢世界盃，每場出場費連獎金，加上法國捧盃的額外獎金，合計所得近四百萬港元。

十九歲的你、年輕的你、在十九歲時的你、現在的你、你年幼的下一代，腦袋在想什麼，有人生目標嗎？有做夢的勇氣嗎？有實現夢想的堅持嗎？願意為夢想犧牲一切而把目標成為自己的一切嗎？還有關心別人的善心嗎？麥巴比的例子，是老師教導學生，家長教子女，任何年紀人士自我反省的一課。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世界盃球迷畫像

俄羅斯世界盃順利收官，又到了各方出大數據的時候。小狸很喜歡看大事件後各大平台的數據統計，因為常常能從不同側面描繪出有趣的畫像。

比如《今日頭條》在世界盃期間的資訊閱讀量超過了30億次，而通過分析其平台上各種資訊的點擊、流量、互動等用戶行為，得出如下一些結論：

第一，黑馬躥紅速度快，但傳統強隊和傳統大牌人氣依舊——雖然他們早早離場。表現為本屆最大黑馬的克羅地亞從默默無聞一躍到最關注球隊榜單的第四名，但中國球迷最關注的球隊前三甲仍然依次為阿根廷、巴西和德國。法國雖然奪冠，但人氣榜只排在第六。此外第一次參加世界盃且全是兼職的冰島成為關注漲幅最高的球隊。球員方面，最受關注的球星領獎台上依然是雷打不動的美斯、C朗和尼馬，且這個數據一直堅持到世界盃結束，同時19歲的黑馬新星麥巴比意料之中地緊隨其後。看來，世界盃有黑馬，但人們心中的真愛領獎台依然堅固。

第二，關注偏好的迥異顯示出各人壓力不同。表現為大城市人看球目的是放鬆，小城市人看球奔着找樂；30歲以下的看球重八卦，30歲以上的重專業。具體到數據結果，一二線城市的用戶，其關注的世界盃相關熱詞前三名分別為「下班」、「家裡」和「酒吧」；三四線城市用戶最關注的三個熱詞則為「吐槽」、「隊長」和「假球」。30歲以下年輕一代最關注的三個詞是「酒吧」、「朋友」和「太太團」，30歲以上人群最關注的則是「看點」、「賽程」和「比分」。

第三，最新的這一代是屬於移動互聯的一代。表現為在選擇看球工具一項上，雖然大多數人仍選擇了電視，但在18至23歲這部分用戶群體中，卻有高達四分之三的人使用了移動設備看球。而移動端的使用率也是隨着年齡層增長而降低。連看球都捨不得離開手機，小狸只想問能在那麼小的屏幕上找到球嗎？

除了《今日頭條》，網易也參與了一項大數據調查，而其結果中包含的球迷年齡、性別及喜好因素也挺有意思。

比如世界盃觀賽人群中，男性佔了71.7%，女性為28.3%。年齡分段中，26至35歲的人群佔所有球迷的一半。因此得出，80後和90後的男性中青年是看球主力。球隊喜好上，19歲以下的娃娃球迷們更愛英格蘭和西班牙，46歲以上的成熟球迷則更鍾情德國和巴西。至於男女喜好，男球迷愛法國，女球迷們則愛英格蘭和巴西——不難理解，碧咸遺愛猶在，尼馬正當盛年，最重要的，顏值在線。

最後說兩個最有趣的大數據：世界盃期間，最紅的消夜是小龍蝦加啤酒，其中僅美團的小龍蝦消夜就賣了6,450萬隻，啤酒就超640萬瓶。而這屆最熱爆的賭球活動，據隨手記發佈的大數據顯示，所有賭民人均輸掉了652元，在公佈的14個競彩城市中，只有杭州人均賺了12元，其餘都在大虧，其中上海賭民虧最多，人均輸掉2,231元。

以上種種，畫出了怎樣的中國球迷畫像？

昨日紀 陶然

凌 逾

認識凌逾，有點偶然。最先是她投給《香港文學》一篇文學評論，讓我驚異於她視角的銳利，角度的新鮮。當時並不清楚是何方神聖，後來參加在河南焦作舉行的世界華文文學高峰論壇，才在會上結識。那時，她雖然是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的博士生，口才理應了得，但給我的感覺是很客氣，且有點羞澀。後來她堅持進修，跑到北京，去讀趙稀方的博士後，那種毅力，讓我印象很深刻。在內地研究香港文學的學者當中，我的眼中，她是很出色的一位。她如今已是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教授，帶博士後的博士生導師了。

客氣，是因為每回去廣州開會，她例必盡東道主之義，款待我們；有一次，還請我們幾個，袁勇麟、曹惠民、劉俊和我，去唱卡拉OK，所有的人都唱得七歪八倒，凌逾的歌喉第一次聽到，令人刮目相看。

認識她很久之後，才知道她是梅縣客家人，我祖籍也是梅縣旁邊的蕉嶺，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一度併入梅縣，後來又分開了。我雖然並不在家鄉出生，也從沒有在那裡生活過，沒有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的感覺，但確認她有客家口音之後，感覺自然不同，就好像是回到故鄉一樣，滿耳都是我小時慣聽的客家話了。

她有客家女性的幹練本色，雖然漸漸相熟，但我始終弄不清楚她的簡歷，比方她是否在家鄉出生，又在哪裡上學，怎麼到華南師範大學當教授？這些都不清楚，也從沒問過，我以為這些都不重要，交往，只要意氣相投，就可以了。何況她研究的強項，令我感佩呢。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在南京大學的研討會上，她受大會委託，做閉幕式上的學術發言，她認真準備，效果非常好。這應該是她首次作這樣大會總結，她的一派從容鎮定，也從側面印證了她平時在大學課堂上的風采。我並沒有聽過她講課，但參加過她與幾個碩士生在華南師大的交流，和在香港的訪談，我感覺到她引導和提問的力度，切入的時段，也都掌握得恰到好處。也許也正因為如此，看得出在一起的年輕學子對她的敬畏感，這種敬畏並不是表露得很明顯，而是可以體味得出來的。

雖然身為老師，但不要覺得她是個學究型的教授，她還是很能夠享受生活的。有一次因急事打電話，她說正在買菜。我笑問，教授還要自己去買菜？她說，教授也要吃飯呀！民以食為天，明白。有一回在廣州，她駕車帶我去沙面喝星巴克的咖啡，記得是冬天，客人川流不息，大多是年輕人，有人捧着杯子匆匆走過尋找座位。窗外是花圃，紅花粉紅花黃花各色的花綻放，咖啡香味嬝嬝飄散在室內，讓我懷想起巴黎的咖啡座。為了獎勵兒子，她還帶着他去瑞士旅遊。當然，我是拜讀她有關文章後才得知的。

在內地頻繁的文學交流不必說了，到國外進行學術切磋也是常事，韓國、保加利亞、捷克、匈牙利、奧地利都去過開會，那年還去美國柏克萊大學訪學一年。靠近廣州的香港更不用說了，中文大學、嶺南大學的研討會也都請過她與會，當然，《香港文學》創刊三十周年慶典也邀過她參加座談會，更不用說每年的書展了。雖然來去匆匆，但看來她在學術道路上已經穩步前進，更大的成就就在前面。